

# 感恩是一条生命线

——读宁稼雨《知哺集》

张家鸿

宁稼雨在《知哺集》的自序中写道:“如果把以上诸位恩人的故事串联起来,简直好比是一幅我曾经走过的人生路线图卷:图上的我每走一段人生路程,都会有恩人相助。他们帮助我走过了迄今为止的生命路程。没有他们,也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这段话道出了宁稼雨写作此书的缘由,更归纳了其写作的意义。对作者来讲,这是追忆生命的来路与去向,是一条既普通又独特的成长之路。

不管是直接教诲,还是间接启迪,都是照进宁稼雨心中的一道道光。他回忆孙昌武先生时提到,“无论怎样的艰险与困境,都不能动摇他心中那份对真理和精神价值的渴望和执着。”宁稼雨犹记得徐世政和卞孝萱先生在他身陷困境时,尽己所能地帮助、温暖他。这些光照进他心中,帮他驱散迷惘、惆怅、忧虑、悲伤,并使其汲取为人和为学的养分。

几十年来,宁稼雨从他们身上收获的不仅是精深学问的启发,更是人格风范之引领。

读其书与品其人,在这里高度结合,这是作者的幸运,也是时代的风气。故而,宁稼雨写的是自我,是众多恩师关心、提携、照拂下的自我,亦于无意中刻画出一组知识分子群像。如杜甫诗中所言,“风流儒雅亦吾师”,这些人身上最显著的共同点,莫过于为学的坚韧不拔、执着求真与为人的温文尔雅、平易近人。此之谓刚柔并济。可以想见的是,先生们给予的帮助,引领过许多人的成长;先生们带来的温暖,

抚慰过许多人的内心。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长。”范文正公此言不差。

如果非要找出书中情意最浓烈、绵长的文章,非《冰心玉洁,旷世罕比——怀念我的师母汪元澂先生》莫属。作者撰写此文时,距师母去世已有二十四年之久,然其感念之情仍然感人动人,引人共情。“你们知道这些年我有多想你们吗?我今年已经到了退休年龄,等我到了离开人世那一天,我要过去找你们团聚,再给你们包饺子吃,好吗?”恩师刘叶秋与师母汪元澂不是宁稼雨的家人,胜似家人。从天津到北京住在老师师母家里,是一家人的团聚,时间虽短却幸福满满;从北京返回天津,是暂别家人的独自奋斗,牵挂始终萦绕于心。老师去世后,直至师母去世的七八年里,宁稼雨到北京依旧住进这个既特殊又普通的家里。特殊源于师生情,普通源于充满烟火气的日常。

这部作品中,最打动人的是作者在人生关键处,恩师们对其的帮助。这些地方,作者详细叙述,用力最重,用情最深。母亲自杀,父亲被关押,姐姐出嫁,哥哥插队,1970年的宁稼雨处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他举目无亲、满心凄凉。此时此刻,若无徐世政先生的一番叮嘱,宁稼雨必将不知走向哪里。徐先生说:“至于我本人和学校的态度,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,只要你一如既往在学校学习,学校和我本人都不会对你有任何歧视和另眼相待的做法!”在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,这句话分量之

重可想而知,说出这句话的人承受的压力亦可想而知。除了一番叮嘱,还有许多关爱。它们送来如春日般的温暖,让少年伤痕累累的心得到润泽,让他在人群中挺直腰杆并渐渐收获丰厚的真善美。没有它们,定无后来的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。

《知哺集》可视为作者以个人成长的重要时间与关键事件为线索,写于不同时期的感恩文字之结集。从零敲碎打直至集成册,是无意促成,更是有情皈依。无意促成,源于有些写作需要偶然机缘,无法强求;有情皈依,指向感恩这种情感的不断叠加、交融、升华,最终沉

淀为以好学、奋进为前提的谦卑。越是努力,收获越大,越能意识到自己所知有限,前辈岂能不扎根于心?若无宁稼雨的努力向学,先生们何以给他帮助?著作或论文以及蕴含其中的学术创见是学者成长的标志,这取决于焚膏继晷、孜孜不倦的阅读、思考、写作、请教。宁稼雨的勤勉、执着、坚韧,可作为当下年轻人成长的示范。

品读此书,仿佛走进宁稼雨的生活中,成为他人人生之路的观察者与见证者。不管如何,他把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铭刻心中,写进一个个方块字中。写下即永恒,我笃信于此。



春和景明紫气临 冷雨

## 士子称谓

谭汝为

古代所谓的“士”,即知识分子,又称“士子”,居于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民之首。秦汉以后,“士”这个社会称谓,一方面指读书以求功名的学子文人,另一方面又成为官僚集团的代称。例如“士大夫”,既指官僚,也指有较高地位的读书人。至于有才德却不愿做官、隐居山林的读书人,被称为“隐士”“处士”。在封建社会,“士”与“庶”对称,“士”指官僚,“庶”指平民。“士族”指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高第豪门,而“庶族”则指小门小户、寒微之家。

“士”的构词能力较强,指学有专长的文人雅士的,如学士、文士、谋士等;用作对人的美称的,如名士、佳士、雅士、高士、猛士等。

“儒”指孔子的学派,还可指儒生、学者。《周礼》说:“儒以道得民。”郑玄注:“儒,诸侯保氏,有六艺以教民。”所谓“六艺”,就是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,指周朝贵族教育体系的六种技能,就是礼节、音乐、骑射、驾车、书法和算数。其中礼、乐、射、御,称为“大艺”,是贵族从政必具之术;书与数称为“小艺”,为民生日常所需。后来孔子聚众讲学,把原本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传播到民间,就形成了“儒学”。以孔子为代表的、主张礼治,强调传统伦常关系的思想流派,被称为“儒家”。崇

信孔子学说的读书人被称为“儒生”“儒士”。后来,随着儒学在思想意识居于统治地位,“儒”就成了读书人的通称。例如通晓儒学的人被称为“通儒”,有读书人儒雅风度的商人被称为“儒商”,读书人的圈子或知识界被称为“儒林”,等等。相反,贬义的词如“腐儒”,指迂腐守旧的老学究。

《说文》:“贤,多才也。”“贤人”就是德才兼备的人。相传孔门弟子三千,其中卓然突出者被称为“贤人七十二”。“才”指人的才智和能力,也指有才能的人。如“天才”指非同寻常的人才;“逸才”指过人之才;“通才”指兼备多种才能的人;“全才”指在一定范围内各方面都擅长的人才。

“养士”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招揽人才的智囊制度。最典型的是战国四君子,门下食客各有三千人。诸侯们通过礼贤下士、不拘一格的“养士”方式来延揽天下人才,以壮大实力,称霸一方。这种“养士”风尚,推动了人才的脱颖、流动和竞争。



●刘宸君著《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》

2017年春,刘宸君与旅伴从印度出发,一路前往尼泊尔登山旅行,却在途中遇上当季罕见大雪,受困于岩洞。当搜救队在因困第47天找到两人时,刘宸君已在3天前过世。她贴身携带的手稿,由旅伴带了回来。在家人同意下,刘宸君的挚友选编她留下的游记、诗歌、书信、日记,汇聚成这本《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》。

●[英国]齐格蒙特·鲍曼/[瑞士]彼得·哈夫纳著《将熟悉变为陌生:与齐格蒙特·鲍曼对话》(王立秋译)

齐格蒙特·鲍曼一生没有留下长篇自传。他的访谈就成了他对毕生经历的回顾。这种回顾,就像被他定义为“流动”的现代性一样,也是流动的。鲍曼无意重复那些为人熟知的履历,反倒用陌生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漫漫人生路。

## 微书评

商皓

●李停著《在小山和小山之间》

“60后”的母亲与“90后”的女儿,在异国他乡重聚。后来更是因为育儿观的不同,产生了看似不可调和的家庭矛盾。但在李停看来,母女之间的沟通障碍,终究不过是一座小山,越是觉得相互隔绝、难以逾越,越是孕育着无限的转机。

●梁永安著《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》

一本书名普通但见识不普通的诚恳劝世之作。本书按照格局、事业、情感、欲望、信念、青春分为六章,直面当代青年的困惑乃至精神困境,诚恳地给出缓解与脱困之道,鼓励青年在当今直面时代之变,增强精神积淀,传承民族文化。

王羲之传》),可知此次私藏毁损之巨。

随着纸书盛行,藏书者越来越多,仅隋唐两朝藏书上万卷就有五十余人。然隋末、安史、黄巢之乱,于两京的私藏毁损惨重,以唐代韦述为例,“家聚书二万卷,皆自校定铅槧,虽御府不逮也,兼古今朝臣图,历代知名人画,魏、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,古碑、古器、药方、格式、钱谱、玺谱之类,当代名公尺题,无不毕备。及禄山之乱,两京陷贼,玄宗幸蜀,述抱《国史》藏于南山,经籍资产,焚剽殆尽”(《旧唐书·韦述传》)。一斑窥豹,其他私藏劫难可想而知。



书文化漫谈之十七

## 私藏劫难略说(上)

史辰

前面讲的古书之厄,都是官府藏书的浩劫,本文再从战乱和禁书方面,略述人祸致私藏的劫难。

私藏和官藏是传承书文化的两大主流。私藏的优势是人数多、分布广、发展快等,而最大劣势是缺乏保护能力,私藏劫难常伴随国家政权更迭、大动乱和朝廷禁书。先秦时期,私藏寥寥,虽兼并战事不断,但未见毁私藏记载,倒是有禁私藏之事(《商君书·农战》)。秦一统天下后,颁禁私藏法律《挟书律》,此后历代政府仿效,凡民间藏禁书皆违法,致许多书籍亡佚。秦发布

数厄,官私藏书损失极其严重。蔡邕藏书万卷,赠女蔡文姬数千卷,结果文姬被匈奴所掳,藏书全部散失(《后汉书·董祀传》)。

东汉时期,预示吉凶隐语和迷信附会儒经的讖(chèn)纬书日增,有人藏有,政府“科禁内学(即讖纬书籍)及兵书”,敢有藏者治罪(《三国志·常林传》注)。此后南北朝至隋唐,政府皆禁讖纬、兵书、占卜、相术类图籍,隋朝尤烈。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:“炀帝即位,乃发使四出,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,皆焚之,为吏所纠者至死,自是无复其学。”自此讖纬及一些科技书籍散亡。西晋末“五胡乱华”,衣冠携书南渡,途中抛弃藏书者很多,藏书家张崑可为代表(张湛《列子序》),甚至有的藏家连几纸书法名家题字都丢弃了(《晋书·

汉武帝独尊儒术,明经取士,藏经书者日多。王莽时天下大乱,学士携书而隐,或遁逃林藪,或壁藏仓匿,以避动乱。陈咸壁藏律书(《后汉书·陈宠传》),曹曾筑石仓而藏(王嘉《拾遗记》),后皆有散佚。东汉末年,天下又乱,先有董卓烧洛阳,后有李傕、郭汜祸长安,南匈奴乘机劫掠中原,两京乃政治、文化中心,私藏多有,时洛阳已有售书肆(《后汉书·王充传》)。经